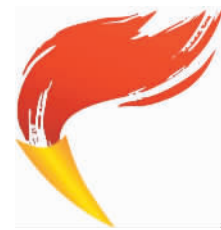


八闽大地朝气蓬勃

俞镜淇



红色地标巡礼·福建篇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曾经被誉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的福建闽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是古田会议的召开地点，是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是“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堡垒，也是中国共产党学习治国理政的实践基地。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中，福建共有3条红色精品线路入选，分别是“闽西苏区·红色福建”“福建发展·晋江经验”和“清新福建·脱贫攻坚”。它们曾目睹福建人民对革命的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也将见证福建人民建设家乡，走向富裕，谱写中国红色旅游福建新篇章。

闽西苏区 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堡垒

“闽西苏区·红色福建”线路从龙岩出发，串起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及纪念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三明市清流县红军标语遗址、南平市大安红色首府旧址等红色景点。

龙岩夏季赤日炎炎，古田会议会址仍然游人如织。会址位于上杭县古田镇紫帽岭笔架山下，原为“廖氏宗祠”。会址内庭院空阔，外为草地，环境古朴整洁，肃穆清静。1929年12月28日，这里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大会，史称“古田会议”，确立了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从古田会议会址回到龙岩市内去参观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笔者被馆内两万余件海量展品所折服。“透过展览我才知道，闽西的红色历史创造过那么多多个第一。”北京游客方溢超感慨道：“这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军团，创办了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正规学校，第一次统一人民军队着装……革命先烈在艰苦环境中激发出的创造力着实令人叹服钦佩。”

离开龙岩一路向北，来到三明市的红军街。红军街牌坊下，满满一墙的文告引人注目，这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撰写的《告刘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级官兵书》，高2.6米，宽4.2米。全文665字，为苏区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的文字遗迹，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日寇、同室操戈的丑恶面目。老街小卖铺前，几个居民哼唱着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油菜开花七寸心，剪掉辫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牺牲性命也甘心。”这段传唱至今的红色民谣诉说着当地人民与红军战士鱼水情深，亲如一家。

继续北上，来到第五次反“围剿”重要的前沿阵地，闽赣边区早期红色政权根据地南平市邵武金坑。邵武金坑红色旅游景区是闽北著名的革命老区

和原中央苏区。这里发生过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黄土关战役，为后续的成长征积蓄了充足力量。

晋江经验 民营经济发展模板

“福建发展·晋江经验”精品线路主要串联了晋江市“晋江经验”馆，福建沿海地区如福清核电站、宁德市锂电新能源小镇等多个新能源生产基地以及上汽集团福建宁德生产基地、福安青拓集团等老牌制造业龙头，彰显出福建人民爱拼敢赢的精神传承。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



1980年，瞅准时机的晋江党委政府出台了“五个允许”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成了一批乡村民营企业破土而出。4年后，晋江乡镇企业数增加到近4000家，晋江人创造出“晋江模式”。

进入“晋江经验”馆展馆，顶部层层叠叠的波浪艺术造型，是晋江海洋精神的写照。展馆地面是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晋江市域地图，站立其上，看到一面弧形屏幕上讲述着习近平同志6年间7次到晋江考察的故事。展馆的核心——气势恢宏的《大美晋江》剧场，是一幅雕刻了晋江城市战略的艺术文字墙；墙体打开，内部的沙盘大剧场豁然现出，参观者通过晋江市城市规划模型沙盘俯瞰晋江全城。与此同时，宣传片《晋江之路》向游客娓娓道来“晋江经验”的深厚内涵、丰富多彩的“晋江故事”。

“目前，我们围绕晋江经验馆策划出相应的旅游路线，向全国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在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凝聚各界合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等方面的成就。”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离开“晋江经验”馆，沿“福建发展·晋江经验”路线到各大新能源基地、老牌制造业园区巡游，产旅融合的新理念、花园式的厂区，让人领略到八闽大地上的发展新气象、经济新活力。

下图：敦煌大漠风光如画 王斌银摄（人民视觉）



建新未来。

位于福鼎市磻溪镇的赤溪村，一度因为道路险阻，耕地紧缺而极度贫困。《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中这样写道：“赤溪村村民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他们身上穿得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

扶贫贵在精准，赤溪村积极探索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路径。村民利用紧邻太姥山景区的区位优势，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发展特色产业，以“企业+农户+基地”模式，建起有机茶、名优果蔬、珍稀苗木等现代农业基地；组建赤溪旅游公司，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下山溪溪谷度假区等旅游项目；修通了一条总里程58.6公里连接高速公路的村路，赤溪村出行步入“高速时代”……

随着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村貌村容日新月异，慕名前来赤溪村的游客多了，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多了，在外打拼的能人也陆续回来了，曾经的“中国扶贫第一村”焕血除穷根，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的振兴之路。

兴于唐宋的沙县小吃，其制作工艺通过血缘、业缘、代代相传。沙县是国民美食“沙县小吃”的发源地，俞邦村因沙县小吃闻名。过去，受限于气候土壤问题，俞邦村靠天吃饭式的农业经营难以维系。

滴水穿石 创造“中国扶贫第一村”

“清新福建·脱贫攻坚”精品线路，集中展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彩福

为了脱贫致富，俞邦村大力开展旅游产业。在做好保护生态环境，提升村镇颜值的基础工作后，俞邦村将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发掘当地优秀尚书文化，让游客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历史人文。2020年俞邦村获评省级旅游金牌村等称号，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旅游品牌效应。当地人认为：若俞邦村除了能让游客来，还能再让游客留下，这会是一个相当棒的乡村旅游体验。

曾经，“拌面是钢筋、扁肉是砖头”，沙县人靠小吃走向共同富裕。民以食为天。如今，以沙县小吃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为八闽大地上不断书写的乡村振兴新篇章再添一抹靓丽的风光。

上图：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的俞邦村通过经营沙县小吃实现脱贫致富。许 琰摄

左图：俯瞰“中国扶贫第一村”宁德市赤溪村。曾云斌摄

我的故乡在四川凉山的盐源，故乡因产盐而得名，故此，这里又叫润盐古都。

故乡人喜欢秋，特别是故乡的秋。我曾到过祖国的西北和江南沿海等地作短时学习，亲身感受了北国和江南的秋，北国的秋恣意粗犷，南国的秋温润恬淡，而故乡的秋却和别的地方的秋多少有些不一样。“距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故乡的秋蕴含着别样风情，不同深度的颜色，相互映衬，以不同的姿态尽情舒展，交织成了一幅绚丽的故乡秋图。每年立秋过后，故乡的秋天就像一位高洁素雅的女神迈着轻盈的步子，带着收获的希望和喜悦悄无声息地姗姗而来。

故乡的花椒陆续成熟时，在沟壑、坡地与乡间，片片花椒林煞是惹人喜爱。走在乡间小路上，苹果园周边，农家房前屋后，最醒目亮丽、最撩人味蕾的便是那一丛丛、一簇簇茂密繁茂的花椒树了。那极具抒情的枝叶间，一串串、一簇簇密着红色密密匝匝串珠似的花椒，香气扑鼻，沁人心脾。采摘花椒的人们将鲜红的花椒一颗颗摘放在提篮和背篋里。

故乡富足的土地资源和独特的高原气候条件赐予故乡花椒卓越的品质，具有上市早，清香、味麻的特点，盛名远播。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采摘花椒的人们或背着满背篋的花椒，或驾驶着满载花椒的三轮车，不约而同地齐聚到临时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来自全国各地的花椒客商，到交易市场收购花椒，将故乡花椒源源不断地运到成都、重庆、昆明、北京、内蒙古、郑州等地。交易市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构成一幅故乡美丽的秋景图。

盐源的秋

陈春海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椒农的脸，椒农们卖了个好价钱，数着手中的钞票，满足地享受着一天辛劳后的收获。客商们将大货车装得满满的，享受着不虚此行的满满收获。

故乡的花椒从7月一直采摘到8月中旬基本结束，临时交易市场才会慢慢恢复往日的宁静，花椒采摘结束，果园里的苹果又陆续成熟了。

仲秋时节，正是故乡苹果开始成熟上市的时节。这时故乡的秋变成一树树红红的苹果晕染出的美丽画卷，将故乡的秋点缀得如诗一样美。成熟的苹果圆润玉润，像一个个红红的小灯笼挂满枝头，把树枝压得低低的。一阵微风吹过，果树摇曳，果香四溢，让人垂涎。

由于故乡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温差小，无污染，使成熟的苹果形正色艳，芳香浓郁，皮薄汁多，甜脆爽口，硬度适中，口感极佳，易储耐运，深受顾客喜爱。如今故乡的苹果已形成以川、滇、黔、黔为中心，辐射湘、闽、苏、皖、浙，远销东南亚的庞大销售网络，故乡成为世界公认的七项生态指标都符合苹果的优生区域，苹果成为故乡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如今，故乡的党委政府正带领农民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椒、苹果、核桃等产业，依托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阔步走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月是故乡明，秋是故乡浓。正如郁达夫在他的《故都的秋》所言：“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我愿故乡的四季都是秋。

上图：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的俞邦村通过经营沙县小吃实现脱贫致富。许 琰摄

左图：俯瞰“中国扶贫第一村”宁德市赤溪村。曾云斌摄

下图：盐源秋色 邹 森摄 来自盐源县人民政府官网

敦煌以西

陆 锋

从敦煌朝西边望去，大漠沉寂无声，只有旖旎的古道在岁月里生长。

风，呼呼地吹着，一座座残缺的烽燧呜咽如羌笛，似乎在说：去吧，向西去吧，沙漠深处比沙漠更辽阔。万里丝路，一路向西。千里河西，一路壮观。

敦煌，就是河西走廊上一枚鲜活的印章，诗人总是在修辞凭吊，笔墨吟唱，却忘了再向西走一走——那里是大漠，那是曾盛放过海洋的怀抱，那是被流沙与时光淹没的城池，那是最远又最近的记忆。

这里已没有了驿卒、马蹄、呐喊，没有了狼烟、羯鼓、旌旗，也没有了骆驼群和穿梭往来的商贾，只有零星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两株小草站在荒芜的大漠里。

我一路向西而去，决绝得像一名勇士。一路上是黑砾石，是风尘堆叠起来的孤寂。身在此处，唯一能去的亦是唯一想去的地方是烽火台。只是，当我站到烽火台上，眼前的茫茫大漠如同汪洋大海，脚下的烽火台是一艘船，海枯了，船搁浅了，我攥着劲儿把小桥流水的江南推开，自愿困在这已不能策马扬鞭的不毛之地，独自守护着这一处的大漠孤烟。

落日仿佛一把火，点燃了这里的历史。每一颗沙石都是这里

的一盏灯，暮色下的我，拉出长长的影子，那是我背依着一座孤零零的烽火台的影子，粗糙中盛开着生命的博大。我在想：大漠的那边是什么？

迎着风沙，我一路颠簸。我看到了，大漠的那边，是另一个大漠。数不清的沙丘绵延相接，连向天际。想象中，大漠是属于诗人的，他们在一个细雨如烟的早晨，折一段柳枝，与友人挥了挥手，来大漠看斜阳，来听琵琶胡茄的清响；大漠是属于侠客的，有少年的弓羽，有将军的长剑，哒哒的马蹄声渐低，飞扬起来的是叮叮

咚咚的驼铃声。

此刻，大漠是属于我的。我站在这里，看着那条依稀可辨的丝绸之路蜿蜒西去，拾捡岁月散落的残片碎瓦。人生茫茫，日月往来。当我踩着古铜色的秦砖汉瓦，望着漫天黄沙里一栋栋的残垣断壁，终于听清了来自远古的呢喃。站在岁月的岸边，我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置身大漠，我缓缓伸出手，与过往轻握。阳光三叠，一叠天，一叠地，还有一叠大概是我手中的风吧。风啊，从我的指缝间缠绕而过，静默地梳理着这片戈壁的脊梁，清晰的脉理在风中低吟着尘封在沙漠下的往事。

敦煌以西，夕阳、古道，有风吹过！

禾木，中哈交界处，中国最西北的边境。禾木草原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的山间盆地，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将草原分为两半，禾木村就位于盆地中间地带，风光自然而原始。

禾木村是保持图瓦人最完整生活传统的村落。我住进图瓦人家的梅花客棧。近看，人字形的木楞房有大半截埋在土里，好像从森林和草原中生长出来。禾木一进入大雪封山期就是半年，就靠木楞房抵挡漫长的寒冬。

禾木河位于村落边，一边是木楞房，一边是白桦林，宽河面，浅河滩，河水透明，向阳处绿如凝脂，背阴处又变成深蓝。鹅卵石激起阵阵雪白的小浪花，河面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又像无数小鱼儿跳跃翻滚。

过河就是白桦林，迎着夕阳，黄叶成了挂着的金片，层层叠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明朗、透彻、热烈、绚烂，秋风一响，落叶为大地披上一层松软的地毯。飞奔的骏马扬起了灰尘，在落叶飘零的烘托下，牧马人归途之心的迫切令人“心有戚戚焉”。

爬上半山俯视，金色的山坡、金色的丛林、金色的河水，白桦林用尽一切力量绽放绝美，用灿烂的景色直指内心，让所有的凡尘杂念霎时荡然无存。

禾木河与白桦林虽令人沉醉，但我知道禾木最经典的美景是炊烟。凌晨5点，我爬上村庄西侧的哈登观景台。第一根炊烟从东侧的木楞房升起，然后两根、三根、四根……从南侧、北侧、西侧的木楞房垂直升起，然后袅娜散开，继而汇成一层轻烟，好像一袭白纱披在禾木上空。那架势宛如提前准备的乐章，指挥家手势挥动，各乐器就默契配合，奏出一曲班得瑞的《仙境》。盆地狭长且没风，炊烟得以浸润到禾木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冷色调梦境。

朝阳从东面逐渐照过来，炊烟散得更远了，白烟在光照下又变成青烟，木楞房和白桦林也反射出轻柔的金黄，禾木成为暖

色调家园，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也令人从沉迷中回神。禾木的炊烟，升起、飘散、弥漫、回旋、笼罩，起承转合，流畅完美，如同阅读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这也许是世上最为诗意的炊烟了。此时此刻，炊烟不为游人升起，而为图瓦人自己诗意的生活升起。

这样的炊烟似曾相识，却又体验不同。在江南，水才是主角，炊烟点缀水乡的性感；在黄山古村，徽派建筑才是主角，炊烟衬托古民居的典雅；在藏地，礼佛或祭祀才是主角，炊烟渲染藏民的虔诚；而在禾木，炊烟就是主角，如果没有炊烟的画龙点睛，木楞房和白桦林都会失去灵气，禾木也会失去灵魂。

夜晚出来散步，世界清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皎洁的月光同行，仿佛回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

“我实际上就处在宇宙中这么一个地方，它偏僻退隐，但又永远是全新的，永远不着尘埃。”梭罗描写的是瓦尔登湖，还是禾木？

这是一个陷落在深秋里的童话故事，禾木的图瓦人宛若“栖息在俗世和天堂之间，共享着俗世和天堂的颜色”。然而，世人眼里的诗意只是图瓦人的日常，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之。他们每天都跟禾木河对话，跟白桦林对话，跟鸟儿对话，跟星空对话，跟邻居和亲友对话，也跟自己对话，将内心的声音转化为日常的生活，知行合一。

“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

小河轻盈，白桦林热烈，炊烟梦幻，牛羊可爱，图瓦人淳朴，美不眠不休，美无止境。在禾木，图瓦人还原了生活的本真，而我读懂了生活的意义。

下图：禾木风光 新华社记者 高 晗摄

诗意禾木

谢锐勤



色调家园，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也令人从沉迷中回神。禾木的炊烟，升起、飘散、弥漫、回旋、笼罩，起承转合，流畅完美，如同阅读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这也许是世上最为诗意的炊烟了。此时此刻，炊烟不为游人升起，而为图瓦人自己诗意的生活升起。

这样的炊烟似曾相识，却又体验不同。在江南，水才是主角，炊烟点缀水乡的性感；在黄山古村，徽派建筑才是主角，炊烟衬托古民居的典雅；在藏地，礼佛或祭祀才是主角，炊烟渲染藏民的虔诚；而在禾木，炊烟就是主角，如果没有炊烟的画龙点睛，木楞房和白桦林都会失去灵气，禾木也会失去灵魂。

夜晚出来散步，世界清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皎洁的月光同行，仿佛回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